

水滸

第一百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話說當下張橫聽得道沒了他兄弟張順，煩惱得昏暈了半晌，卻救得甦醒。宋江道：『且扶在帳房裏調治，卻再問他海上事務。』宋江令裴宣、蔣敬寫錄衆將功勞，辰巳時分，都在營前聚集。李俊、石秀、生擒吳值、三員女將、生擒張道原、林冲、蛇矛、戳死冷恭、解珍、解寶、殺了崔彧，只走了石寶、鄧元覺、王勣、晁中、溫克讓五人。宋江便出榜安撫百姓，賞勞三軍，把吳值、張道原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獻糧袁評、事申文保舉作富陽縣令，張招討處關領空頭官話，不在話下。衆將都到城中歇下，左右報道：『阮小七從江裏上岸，入城來了。』宋江喚到帳前問時，說道：『小弟和張橫并侯健、段景住帶領水手，海邊覓得船隻，行至海鹽等處，指望便使入錢塘江來。不期風水不順，打出大洋裏去了。急使得回來，又被風打破了船，衆人都落在水裏。侯健、段景住不識水性，落下去渰死海中，衆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

到海口，進得赭山門，被潮直漾到半墻山，赴水回來。卻見張橫哥哥在五雲山江裏，本待要上岸來，又不知他在那地裏。昨夜望見城中火起，又聽得連珠礮響，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廝殺，以此從江裏上岸來。不知張橫曾到岸也不會？宋江說張橫之事，與阮小七知道，令和他自己兩個哥哥相見了，依前管領水軍頭領船隻。宋江傳令，先調水軍頭領，去江裏收拾江船，伺候征進睦州。想起張順如此通靈顯聖，去湧金門外，靠西湖邊，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宋江親去祭奠。後來收伏方臘，有功於朝，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聖旨，勅封爲『金華將軍』，廟食杭州。

再說宋江在行宮內，因思渡江以來，損折許多將佐，心中十分悲愴，卻去淨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判施斛食，濟拔沉冥，超度衆將，各設靈位享祭。做了好事已畢，將方天定宮中一應藥物，盡皆毀壞，所有金銀、寶貝、羅緞等項，分賞諸將軍校。杭州城百姓俱寧，設宴慶賞，當與軍師從長計議，調兵收復睦州。此時已是四月盡間，忽聞報道：『副都督劉光世并東京天使，都到杭州。』宋江當下引衆將出北關門迎接入城，就行宮開讀聖旨：『……勅先鋒使宋江等收勦方臘，累建大功，勅賜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錦衣三十五領，賞賜正將，其餘偏將，照名支給賞賜緞疋。』原來朝廷只知公孫勝不曾渡江，收勦方臘，

卻不知折了許多頭領。宋江見了三十五員錦衣御酒，驀然傷心，淚不能止。天使問時，宋江把折了衆將的話，對天使說知。天使道：『如此折將，朝廷怎知？下官回京，必當奏聞。』那時設宴款待天使，劉世光主席，其餘大小將佐，各依次序而坐。御賜酒宴，各各沾恩。見亡正偏將佐，留下錦衣御酒賞賜，次日設位，遙空享祭。宋江將一瓶御酒，一領錦衣，去張順廟裏呼名享祭。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餘的都只遙空焚化。天使住了幾日，送回京師。

不覺迅速光陰，早過了數十日。張招討差人齋文書來，催促先鋒進兵。宋江與吳用請盧俊義商議：『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賊巢，此去歙州，卻從昱嶺關小路而去。今從此處分兵征勦，不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道：『主兵遣將，聽從哥哥嚴令，安敢選擇？』宋江道：『雖然如此，試看天命。』作兩隊分定人數，寫成兩處圖子，焚香祈禱，各關一處。宋江拈鬚得睦州，盧俊義拈鬚得歙州。宋江道：『方臘賊巢，正是清溪縣幫源洞中。賢弟取了歙州，可屯住軍馬，申文飛報知會，約日同攻清溪賊洞。』盧俊義便請宋公明酌量分調將佐軍校。

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佐三十六員，攻取睦州并烏龍嶺：

軍師吳用

關勝

花榮

秦明

李應

戴宗

朱仝

李達

魯智深

武松

解珍

解寶

呂方

郭盛

樊瑞

馬麟

燕順

宋清

項充

李袞

王英

扈三娘

凌振

杜興

蔡福

蔡慶

裴宣

蔣敬

郁保四

水軍頭領正偏將佐七員，部領船隻，隨軍征進睦州：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童猛

童威

孟康

副先鋒盧俊義管領正偏將佐二十八員，收取歙州并昱嶺關：

軍師朱武

林冲

呼延灼

史進

楊雄

石秀

單廷珪

魏定國

孫立

黃信

歐鵬

杜遷

陳達

楊春

李忠

薛永

鄒淵

李立

李雲

鄒潤

湯隆

石勇

時遷

丁得孫

孫新

顧大嫂

張青

孫二娘

當下盧先鋒部領正偏將校，共計二十九員，隨行軍兵三萬人馬，擇日辭了劉都督，別了宋江，引兵望杭州取山路，經過臨安縣，進發登程去了。卻說宋江等整頓船隻軍馬，分撥正偏將校，選日祭旗出師，水陸並進，船騎相迎。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佐，是張橫、穆弘、孔明、朱貴、楊林、白勝。患體未痊，不能征進，就撥穆春、朱富看視病人，共是八員，寄留杭州；其餘衆將，盡隨宋江攻取睦州，共計三十員，取路沿江望富陽縣進發。

且不說兩路軍馬起程，再說柴進同燕青，自秀州構李亨，別了宋先鋒，行至海鹽縣前，到海邊趁船，使過越州，迤邐來到諸暨縣，渡過漁浦，前到睦州界上。把關隘將校攔住，柴進告道：「某乃是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會陰陽，識得六甲風雲，辨別三光氣色，九流三教，無所不通，遙望江南，有天子氣而

來，何故閉塞賢路？』把關將校，聽得柴進言語不俗，便問姓名。柴進道：『某乃姓柯，名引。一主一僕，投上國而來，別無他故。』守將見說，留住柴進，差人逕來睦州，報知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四個跟前稟了。便使人接取柴進至睦州相見，各敘禮罷。柴進一段話，聳動那四個，更兼柴進一表非俗，那裏坦然不疑。右丞相祖士遠大喜，便叫僉書桓逸，引柴進去清溪大內朝覲。原來睦州歙州，方臘都有行宮大殿，內卻有五府六部總制在清溪縣幫源洞中。且說柴進，燕青跟隨桓逸，來到清溪帝都，先來參見左丞相婁敏中。柴進高談闊論，一片言語，婁敏中大喜，就留柴進在相府管待。看了柴進，燕青出言不俗，知書通禮，先自有八分歡喜。這婁敏中原是清溪縣教學的先生，雖有些文章，苦不甚高，被柴進這一段話，說得他大喜。過了一夜，次日早朝，等候方臘王子陸殿，內列着待御，嬪妃，綵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兩班，殿前武士，金瓜長隨侍從。當有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啓奏：『中原是孔夫子之鄉。今有一賢士，姓柯名引，文武兼資，智勇足備，善識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風雲，貫通天地氣色，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達，望天子氣而來，見在朝門外，伺候我主傳宣。』方臘道：『既有賢士到來，便令白衣朝見。』各門大使，傳宣引柴進到於殿下。拜舞起居，山呼萬歲已畢，宣入簾前。方臘看見柴進一表非俗，有龍子龍孫氣

象，先有八分喜色。方臘問道：『賢士所言，望天子氣而來，在於何處？』柴進奏道：『臣柯引賤居中原，父母雙亡，隻身學業，傳先賢之祕訣，授祖師之玄文，近日夜觀乾象，見帝星明朗，正照東吳。因此，不辭千里之勞，望氣而來。特至江南，又見一縷五色天子之氣，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聖顏，抱龍鳳之姿，挺天日之表，正應此氣。臣不勝欣幸之至！』言訖再拜。方臘道：『寡人雖有東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柴進奏道：『臣聞古人有言：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難，失之難。』今陛下東南之境，開基以來，席捲長驅，得了許多州郡。今雖被宋江侵了數處，不久氣運復歸於聖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屬陛下。』方臘見此等言語，心中大喜，勅賜錦墩命坐，管待御宴，加封爲中書侍郎。自此柴進每日得近方臘，無非用些阿諛美言，諂佞以取其事。未經半月，方臘及內外官僚，無一人不喜柴進。次後，方臘見柴進署事公平，盡心喜愛，卻令左丞相婁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贅柴進爲駙馬，封官主爵都尉。燕青改名雲壁人，都稱爲雲奉尉。柴進自從與公主成親之後，出入宮殿，都知內外備細。方臘但有軍情重事，便宣柴進至內宮計議。柴進時常奏說：『陛下氣色真正，只被星冲犯，尙有半年不安。直待併得宋江手下無了一員戰將，星星退度，陛下復興基業，席捲長驅，直占中原之地。』方臘道：

『寡人手下愛將數員，盡被宋江殺死，似此奈何？』柴進又奏道：『臣夜觀天象，陛下氣數，將星雖多數十位，不爲正氣，未久必亡。卻有二十八宿星象，正來輔助陛下，復興基業。宋江夥內，亦有十數員來降，此也是數中星宿，盡是陛下開疆展土之臣也！』方臘聽了大喜。有詩爲證：

蠶室當時懲太史，

何人不罪李陵降？

誰知貴寵柯駙馬，

一念原來爲宋江。

且不說柴進做了駙馬，卻說宋江部領大隊人馬軍兵，離了杭州，望富陽縣進發時，有『寶光國師』鄧元覺并元帥石寶，王勳，晁中，溫克讓五個，引了敗殘軍馬，守住富陽縣關隘，卻使人來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遠當差兩員親軍指揮使，引一萬軍馬，前來策應。正指揮白欽，副指揮景德，兩個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來到富陽縣，和『寶光國師』等合兵一處，占住山頭。宋江等大隊軍馬，已到七里灣，水軍引着馬軍，一發前進。石寶見了，上馬帶流星鎚，拿劈風刀，離了富陽縣山頭，來迎宋江。關勝正欲出馬，呂方叫道：『兄長少停，看呂方和這廝鬪幾合。』宋江在門旗影裏看時，呂方一騎馬，一枝戟，直取石寶，那石寶使劈風刀相迎。兩個鬪到五十合，呂方力怯，郭盛見了，便持戟縱馬，前來夾攻。那石寶一口刀，戰兩枝戟，沒

半分漏泄。正鬪到至處，南邊『寶光國師』急鳴鑼收軍。原來見大江裏戰船乘着順風，都上灘來，卻來傍岸。怕他兩處夾攻，因此鳴鑼收軍。呂方、郭盛纏住廝殺，那裏肯放。石寶又鬪了三五合，宋兵陣上，朱全一騎馬，一條鎗，又去夾大。石寶戰不過三將，分開兵器便走。宋江鞭梢一指，直殺過富陽山嶺。石寶軍馬，於路屯紮不住，直到桐廬縣界內。宋江連夜進兵，過白蜂嶺下寨。當夜差遣解珍、解寶、燕順、王矮虎、一丈青取東路，李逵、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取西路，各帶一千步軍，去桐廬縣劫寨。江裏卻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七人取水路進兵。且說解珍等引着軍兵殺到桐廬縣時，已是三更天氣。『寶光國師』正和石寶計議軍務，猛聽的一聲砲響，衆人上馬不迭。急看時，三路火起，諸將跟着石寶，只顧逃命，那裏敢來迎敵。三路軍馬，橫衝直撞殺將來。溫克讓上得馬遲，便望小路而走，正撞着王矮虎、一丈青。他夫妻二人一發上，把溫克讓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李逵和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只顧在縣裏殺人放火。宋江見報，催趲軍兵，拔寨都起，直到桐廬縣駐屯車馬。王矮虎、一丈青獻溫克讓請功。宋江教把溫克讓赴杭州，張招討前斬首，不在話下。

次日，宋江調兵，水陸並進，直到烏龍嶺下，過嶺便是睦州。此時『寶光國師』引着衆將，都上嶺去。

把關隘，屯駐軍馬。那烏龍關隘，正靠長江，山峻水急，上立關防，下排戰艦。宋江軍馬近嶺下屯駐，紮了寨柵。步軍中差李逵、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出哨探路。到得烏龍嶺下，上面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無計可施，回報宋先鋒。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童猛、童威四個，先掉一半戰船上灘。當下阮小二帶了兩個副將，引一千水軍，分竹一百隻船上，搖旗擂鼓，唱着山歌，漸近烏龍嶺邊來。原來烏龍嶺下，那面靠山，卻是方臘的水寨。那寨裏也屯着五百隻戰船，船上有五千來水軍。爲頭的四個水軍總管，名號『浙江四龍』那四龍：

『玉爪龍』都總管成貴

『錦鱗龍』副總管翟源

『衝波龍』左副管喬正

『戲珠龍』右副管謝福

這四個總管，原是錢塘江裏艚公，投奔方臘，却受三品職事。當日阮小二等，乘駕船隻，從急流下水，搖上灘去。南軍水寨裏四個總管，已自知了，準備下五十連火排。原來這火排，只是大松杉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草把內暗藏着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把竹索編住，排在灘頭。這裏阮小二和孟康、童威、童猛四個，只顧搖上灘去；那四個水軍總管在上面看見了，各打一面乾紅號旗，駕四隻快船，順水搖將下來。阮

小二看見，喝令水手放箭，那四隻快船便回。阮小二便叫乘勢趕上灘去，四隻快船，傍灘住了，四個總管，卻跳上岸，許多水手們也都走了。阮小二望見灘上水寨裏船廣，不敢上去，正在遲疑間，只見烏龍嶺上把旗一招，金鼓齊鳴，火排一齊點着，望下灘順風衝將下來，背後大船一齊喊起，都是長鎗撓鉤，盡隨火排下來。童威、童猛見勢大難近，便把船傍岸，棄了船隻，爬過山邊，上了山，尋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敵，火排連燒將來。阮小二急下水時，後船趕上，一撓鉤搭住。阮小二心慌，怕喫他拿去受辱，扯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見不是頭，急要下水時，火排上火砲齊發，一砲正打中孟康頭盔，透頂打做肉泥。四個水軍總管，卻上火船，殺將下來。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都在後船，見前船失利，沿江岸殺來，只得急忙轉船，便隨順水放下桐廬岸來。

再說烏龍嶺上『寶光國師』并元帥石寶，見水軍總管得勝，乘勢引軍殺下嶺來。水深不能相趕，路遠不能相追，宋兵復退在桐廬駐紮，南兵也收軍上烏龍嶺去了。

宋江在桐廬紮駐寨棚，又見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帳中煩惱，寢食俱廢，夢寐不安。吳用與衆將苦勸不得，阮小七、阮小五掛孝已了，自來諫勸宋江道：『我哥哥今日爲國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強似死在梁

山泊埋沒了名目。先鋒主兵不須煩惱，且請理國家大事。我弟兄兩個，自去復讐。」宋江聽了，稍稍回顏。次日，仍復整點軍馬，再要進兵。吳用諫道：「兄長未可急性，且再尋思計策，度嶺未遲。」只見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個，原是獵戶出身，巴山度嶺得慣，我兩個裝做此間獵戶，爬上山去，放起一把火來，教那賊兵大驚，必然棄了關去。」吳用道：「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進步，倘或失脚，性命難保。」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個，自登州越獄上梁山泊，託哥哥福蔭，做了許多年好漢，又受了國家誥命，穿了錦襖子，今日爲朝廷，便粉骨碎身，報答仁兄，也不爲多。」宋江道：「賢弟休說這凶話，只願早早幹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虧負我們。你只顧盡心竭力，與國家出力。」解珍、解寶便去拴束，穿了虎皮套襖，腰裏各跨一口快刀，提了鋼叉。兩個來辭了宋江，便取小路望烏龍嶺上來。此時纔有一更天氣，路上撞着兩個伏路小軍。二人結果了兩個，到得嶺下時，已有二更。聽得嶺上寨內，更鼓分明，兩個不敢從大路走，攀藤攪葛，一步步爬上嶺來。是夜月光朗朗，如同白日，兩個三停爬了二停之上，望見嶺上燈光閃閃。兩個伏在嶺門邊聽時，上面更鼓已打四更。解珍暗暗地叫兄弟道：「夜又短，天色無多時了。我兩個上去罷。」兩個又攀援上去。正爬到巖壁崎嶇之處，懸崖峻峻之中，兩個只顧爬上去，手脚都不閒，卻把胳膊

拴住鋼叉，拖在背後，刮得竹藤亂響。山嶺上早喫人看見了。解珍正爬在山凹處，只聽得上面叫聲『着！』一撓鈎，正搭住解珍頭髻。解珍急去腰裏拔得刀出來時，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懸了。解珍心慌，連忙一刀砍斷撓鈎，卻從空裏墜下來。可憐解珍做了半世好漢，從這百十丈高巖上，倒撞下來，死於非命。下面都是狼牙亂石，粉碎了身軀。解寶見哥哥顛將下去，急退步下嶺時，上頭早滾下大小石塊，并短弩弓箭，從竹藤裏射來。可憐解寶爲了一世獵戶，做一塊兒射死在烏龍嶺邊，竹藤叢裏，兩個身死。

天明，嶺上差人下來，將解珍、解寶屍首，就風化在嶺上。探子聽得備細，報與宋先鋒知道。解珍、解寶已死在烏龍嶺。宋江聽得又折了解珍、解寶，哭得幾番昏暈，便喚關勝、花榮，點兵取烏龍嶺、關隘，與四個兄弟報讐。吳用諫道：『仁兄不可性急，已死者皆是天命。若要取關，不可造次。須用神機妙策，智取其關，方可調兵遣將。』宋江怒道：『誰想把我們弟兄手足，三停損了一停。不忍那賊們把我兄弟風化在嶺上，今夜必須提兵先去，奪屍首回來，具棺槨埋葬。』吳用阻道：『賊兵將屍風化，誠恐有計，兄長未可造次。』宋江那裏肯聽軍師諫勸，隨即點起三千精兵，帶領關勝、花榮、呂方、郭盛四將，連夜進兵，到烏龍嶺時，已是二更時分。小校報道：『前面風化起兩個人在那裏，敢是解珍、解寶的屍首。』宋江縱馬親自來

看時，見兩株樹上，把竹竿挑起兩個屍首，樹上削去了一片皮，寫兩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見分曉。宋江令討放砲火種，吹起燈來看時，上面寫道：『宋江早晚也號令在此處。』宋江看了大怒，卻傳令人上樹去取屍首，只見四下裏火把齊起，金鼓亂鳴，團團軍馬圍住。當前嶺上，早亂箭射來。江裏船內水軍，都紛紛上岸來。宋江見了，叫聲苦，不知高低。急退軍時，石寶當先截住去路，轉過側首，又是鄧元覺殺將下來。直使規模有似馬陵道，光景渾如落鳳坡。畢竟宋江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陸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話說宋江因要救取解珍，解寶的屍，到於烏龍嶺下，正中了石寶計策。四下裏伏兵齊起，前有石寶軍馬，後有鄧元覺截住回路。石寶厲聲高叫：『宋江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關勝大怒，拍馬輪刀戰石寶。兩將交鋒未定，後面喊聲又起。腦背後卻是四個水軍總管，一齊登岸，會同王勣，晁中，從嶺上殺將下來。花榮急出，當住後隊，便和王勣交戰。鬪無數合，花榮便走。王勣，晁中乘勢趕來，被花榮手起，急放連珠

二箭射中二將，翻身落馬。衆軍納聲喊，不敢向前，退後便走。四個水軍總管，見一連射死王勣，晁中不敢向前，因此花榮抵敵得住。刺斜裏又撞出兩陣軍來：一隊是指揮白欽，一隊是指揮景德。這裏宋江陣中二將齊出，呂方便迎住白欽交戰，郭盛便與景德相持。四下裏分頭廝殺，敵對死戰。宋江正慌促間，只聽得南軍後面喊殺連天，衆軍奔走。原來卻是李逵引兩個牌手——項充，李袞——一千步軍，從石寶馬軍後面殺來。鄧元覺引軍卻待來救應時，背後撞過魯智深，武松，兩口戒刀，橫剗直砍，渾鐵禪杖，一衝一戳：兩個引一千步軍，直殺入來。隨後又是秦明，李應，朱仝，燕順，馬麟，樊瑞，一丈哥，王矮虎，各帶馬軍步軍，捨死撞殺入來。四面宋兵，殺散石寶，鄧元覺軍馬，救得宋江等回桐廬縣去。石寶也自收兵上嶺去了。宋江在寨中稱謝衆將：『若非我兄弟相救，宋江已與解珍，解寶同爲泉下之鬼。』吳用道：『爲是兄長此去，不合愚意，惟恐有失，便遣衆將相援。』宋江稱謝不已。

且說烏龍嶺上石寶，鄧元覺兩個元帥，在寨中商議道：『卽目宋江兵馬，退在桐廬縣駐紮，倘或被他私越小路，度過嶺後，睦州咫尺危矣。不若國師親往清溪大內，面見天子，奏請添調軍馬，守護這條嶺隘，可保長久。』鄧元覺道：『元帥之言極當，小僧便往。』鄧元覺隨卽上馬，先來到睦州，見了右丞相祖

士遠說：『宋江兵強人猛，勢不可當，軍馬席捲而來，誠恐有失。小僧特來奏請添兵遣將，保守關隘。』祖士遠聽了，便同鄧元覺上馬，離了睦州，一同到清溪縣幫源洞中，先見了左丞相婁敏，說過了，奏請添調軍馬。次日早朝，方臘陞殿，左右二丞相，一同鄧元覺朝見拜舞已畢，鄧元覺向前起居萬歲，便奏道：『臣僧元覺領着聖旨，與太子同守杭州。不想宋江軍馬，兵強將勇，席捲而來，勢難迎敵，致被袁詵事引誘入城，以致失陷杭州，太子貪戰，出奔而亡。今來元覺與元帥石寶，退守烏龍嶺關隘，近日連斬宋江四將，聲勢頗振。卽目宋江已進兵到桐廬駐紮，誠恐早晚賊人私越小路，透過關來，嶺隘難保。請陛下早選良將，添調精銳軍馬，同保烏龍嶺關隘，以圖退賊，克復城池。』方臘道：『各處軍兵，已都調盡。近日又爲歙州昱嶺上關隘甚緊，又分去了數萬軍兵。止有御林軍馬，寡人要護禦大內，如何四散調得開去？』鄧元覺又奏道：『陛下不發救兵，臣僧無奈。若是宋兵度嶺之後，睦州焉能保守？』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奏曰：『這烏龍嶺關隘，亦是要緊去處。臣知御林軍兵，總有三萬，可分一萬，跟國師去保守關隘。乞我王聖鑑。』方臘不聽婁敏中之言，堅執不肯調撥御林軍馬，去救烏龍嶺。當日朝罷，衆人出內。婁丞相與衆官商議，只教祖丞相睦州分一員將，撥五千軍，與國師去保烏龍嶺。因此，鄧元覺同祖士遠回睦州來，選了

五千精銳軍馬，首將一員夏侯成，回到烏龍嶺寨內，與石寶說知此事。石寶道：『既是朝廷不撥御林軍馬，我等且守住關隘，不可出戰。着四個水軍總管，牢守灘頭江岸邊，但有船來，便去殺退，不可進兵。』

且不說『寶光國師』同石寶、白欽、景德、夏侯成五個守住烏龍嶺關隘。卻說宋江自折了將佐，只在桐廬縣駐紮，按兵不動。一住二十餘日，不出交戰，忽有探馬報道：『朝廷又差童樞密齎賞賜，已到杭州。聽知分兵兩路，童樞密轉差大將王稟，分齎賞賜，投昱嶺關。盧先鋒軍前去了。童樞密即日便到，親齎賞賜。』宋江見報，便與吳用衆將，都離縣二十里迎接。來到縣治裏，開讀聖旨，便將賞賜分給衆將。宋江等參拜童樞密，隨即設宴管待。童樞密問道：『征進之間，多聽得損折將佐。』宋江垂淚稟道：『往年跟隨趙樞相，北征遼虜，兵將全勝，端的不曾折了一個將校。自從奉勅來征方臘，未離京師，首先去了公孫勝，駕前又留下了數人。進兵渡得江來，但到一處，必折損數人。近又有八九個將佐，病倒在杭州，存亡未保。前面烏龍嶺斷殺二次，又折了幾將。蓋因山險水急，難以對陣，急切不能打透關隘。正在憂惶之際，幸得恩相到此。』童樞密道：『今上天子，多知先鋒建立大功，後聞損折將佐，特差下官引大將王稟、趙譚，前來助陣。已使王稟齎賞往盧先鋒處，分俵給散衆將去了。』隨喚趙譚與宋江等相見，俱於桐廬縣駐